

慧琳改訂玄應所釋音切考探

徐時儀

上海師範大學

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是唐釋玄應所撰《眾經音義》二十五卷，¹ 慧琳則在玄應、慧苑等所撰基礎上而集佛經音義之大成，撰有《一切經音義》一百卷。矢放昭文先生《〈慧琳音義〉所收〈玄應音義〉的一個側面》一文曾就《慧琳音義》卷三十一中收錄的玄應所釋《大灌頂經》部分與《玄應音義》卷四作過比較，然由於限於玄應所釋的一部佛經，且僅69例，故只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慧琳轉錄玄應所作反切時有所改訂。²

慧琳轉錄的《玄應音義》既有原文抄錄，又有刪補修訂。據我們對《玄應音義》各本與《慧琳音義》轉錄部分的比勘，《慧琳音義》共錄玄應所釋佛經三百二十八部，³ 其中有一千零八十多條的反切與《玄應音義》不同。⁴ 慧琳改訂玄應所釋音切中有些是單純的改字，如卷一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八卷錠光之錠：「亭脛反。」《慧琳音義》卷二十轉錄改為：「大徑反。」有些改切是使反切上字與下字祇有聲母的不同，或使反切上字與下字在開合和等上彼此一致，但反切的音韻地位不變。如卷二十三釋《攝大乘論》第一卷標幟之標：「比遙反。」《慧琳音義》卷五十轉錄改為「標遙反。」比，幫母旨韻開口三等；標，幫母宵韻開口三等；遙，以母宵韻開口三等。標、遙僅聲母不同。又如卷四釋《菩薩處胎經》第三卷揖讓之揖：「於入反。」《慧琳音義》卷四十四轉錄改為「伊入反。」於，影母魚韻合口三等；伊，影母脂韻開口三等；入，日母緝韻開口三等。伊、入開合和等相同。⁵

1 據《大唐內典錄》卷五著錄，《唐書·藝文志》著錄亦同。《開元釋教錄》改名為《一切經音義》。下文簡稱《玄應音義》。

2 矢放昭文：《〈慧琳音義〉所收〈玄應音義〉的一個側面》，《均社論叢》第6卷第1期，1979年。拙著《慧琳音義研究》有專節考察《慧琳音義》對《玄應音義》的增刪取捨。

3 《慧琳音義》音注佛經共計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輯錄玄應所釋三百二十八部，二千二百多卷。《慧琳音義》輯錄玄應所釋佛經約佔慧琳全書的百分之四十。

4 此統計數為《玄應音義》各本與《慧琳音義》的異切，包括重出條。據丁鋒《慧琳〈一切經音義〉改良玄應音義反切考》（漢文佛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2年）一文統計，《慧琳音義》輯錄的《玄應音義》有一百六十八部的六百六十多條反切與《玄應音義》不同。丁鋒的統計似未包括《玄應音義》各本的異切。

5 丁鋒《慧琳〈一切經音義〉改良〈玄應音義〉反切考》一文對慧琳改訂玄應反切的374個此類異切已作有探討，此不贅舉。

慧琳改訂玄應所釋音切中有一些與語音的演變有關，下文擬就慧琳改訂玄應所釋的這部分音切略作探討。⁶

一、輕重唇音聲母異切

1、重唇字的反切上字從輕唇字改為重唇字

詞	麗藏	磧砂	慧琳	出處
邠	甫貧	悲貧	筆貧	3-30道行般若經第一卷邠祁
蹙	方尺	必尺	卑覓	1-5大方等大集經第十五卷蹙蹙
摒	方佞	并政	并政	15-3十誦律第二十六卷摒謔
仿	扶羊	扶羊	婆羊	16-11普見律第一卷仿佯
臚	扶忍	扶忍	頻忍	3-29光讚般若經第二卷兩臚
臚	扶忍	蒲忍	頻泯	4-36大灌頂經第二卷臚迦
圯	父美	莆美	駢美	10-23地持論第八卷圯頓
圯	父美	部美	皮美	22-15瑜珈師地論第三十四卷圯圯
俳	父皆	蒲皆	敗皆	22-8瑜珈師地論第一卷俳戲
僂	亡忍	亡忍	匹忍	4-36賢劫經第十一卷僂未
寐	亡庇	亡庇	民庇	23-26攝大乘論第四卷身寐
眯	亡禮	亡禮	迷禮	23-28廣百論第三卷眯覆
蟻	亡結	亡結	眠結	8-4月光童子經蠅蟻
梲	亡江	忙江	麻邦	16-18四分戒本分梲
眇	亡紹	亡紹	綿標	7-70漸備經第一卷眇眇
牡	亡後	亡後	莫後	16-14鼻奈耶律第三卷鑰牡

2、輕唇字的反切上字從重唇字改為輕唇字

詞	麗藏	金藏	磧砂	慧琳	出處
孚	匹于	匹于	方于	芳于	13-56比丘聽施經孚呼
孚	匹于	匹于	芳于	缶于	7-68普超三昧經上卷未孚
呼	匹尤		房尤	缶尤	20-46陀羅尼雜集經第一卷呼梨
翻	疋元		匹元	孚元	15-10五分律第二十六卷翻翻
汎	疋劍		匹劍	孚劍	22-53瑜珈師地論第九十八卷汎成

6 《玄應音義》今傳本主要為磧砂藏、金藏、麗藏本等釋藏本和莊圻、錢坫等校刻本，各本及慧琳所輯錄部分皆略有不同，本文據麗藏本，參以磧砂藏、金藏、海山仙館本和日本石山寺等藏本及《慧琳音義》所轉錄部分校補，如有不同則在表中列出《玄應音義》各本，以便比較（其中金藏本闕第八、十一、十二、十五至十二卷，雲公所釋收錄在《慧琳音義》卷二十五至二十六）。出處中數字為卷和頁，漢字為經名和詞目。

7 亡，原作「土」。

敷母字「孚」用非母字「缶」作反切上字，說明當時的非、敷是合流的。

下表中有幾個重唇字，麗藏、金藏本用輕唇字，磧砂藏本用重唇字，慧琳也用輕唇字「扶、亡、忘」作反切上字，有可能是慧琳所用這幾個反切上字其時尚處於詞彙擴散未變狀態中，仍讀作重唇。

詞	麗藏	金藏	磧砂	慧琳	出處
髓	扶忍	扶忍	蒲忍	扶忍	4-42大方便報恩經第二卷髓腦
煤	亡才	亡才	莫杯	亡才	15-2十誦律第二十六卷灸煤
瞞	忘安	忘安	忙安	忘 ⁸ 安	17-25俱舍論第八卷瞞陀
寐	亡庇	亡庇	密庇	亡 ⁹ 庇	24-35阿毗達磨俱舍論第十三卷寐覺

二、舌頭與舌上聲母異切¹⁰

詞	廣韻	麗藏	磧砂	雲公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錫	透錫d	他歷	勅歷	勅歷	體歷	12-39雜寶藏經第一卷惕惕	徹錫d；透錫d
惕	透錫d	他歷	勅歷	勅歷	汀歷	13-50佛大僧大經惕惕	徹錫d；透錫d
謫	知麥d	陟革	都革	都革	陟革	11-28增一阿含經第二十二卷謫罰	端麥d；知麥d
謫	知麥d	陟革	都革	都革	豬革	25-38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十一卷謫罰	端麥d；知麥d
擢	澄覺d	直角	徒卓	徒卓	懂卓	3-27放光般若經第九卷拔擢	定覺d；澄覺d
鬧	娘肴c	奴教	尼孝	女 ¹¹ 孝	奴教	16-61四分律第十二卷憤丙	娘肴c；泥肴c
鬧			女孝	女孝	奴孝	23-24對法論第七卷憤鬧	娘肴c；泥肴c
赧	娘刪b	奴板	奴盞	奴盞	拏盞	2-18大般涅槃經第十二卷赧然	泥山b；娘山b
襴	泥齊b	奴禮	女履	女履	奴履	2-22大般涅槃經第三十九卷襴瞿	娘脂b；泥脂b

上古舌頭與舌上不分，在《切韻》時代，三等與二等在介音的影響下，舌頭音開始分化出舌上音。這種音變當時正在詞彙的擴散過程中，有些字還停留在舌頭音的階段，一

8 忘，原作「忌」。

9 亡，原作「上」。

10 表中所注聲韻據《廣韻》，以平聲韻賅上、去聲韻，a、b、c、d分別表示平、上、去、入，下同。

11 女，原誤作「五」。

直到現代，像「地、打」這些字還保留著舌頭音不變。從上表可看到《玄應音義》的個別知組與端組混用，¹² 而《慧琳音義》的改切則表明其時知組與端組的區別已由同一音位的變體逐漸演變為兩個不同的音位，¹³ 故慧琳轉錄時將其由類隔切改為音和切。關於泥娘的區別，邵榮芬先生《切韻音系》辨之甚詳，《廣韻》的切語亦大體上有區別，但是也有個別切語泥娘混切，這與端知混切的情況相同。玄應和慧琳轉錄雲公所撰音義的泥娘混切情況與《廣韻》相似，慧琳則以泥母切娘母，其時泥、娘或已不分。¹⁴

三、精組與莊組聲母異切

詞	廣韻		麗藏	磧砂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翠	清脂c	七醉	且醉	阻醉	且醉	16-12善見律第一卷翡翠	清脂c；莊脂c
箋	精先a	則前	則賢	則賢	側賢	13-50佛大僧大經箋其	精先a；莊先a

上表中翠、箋兩字在各韻書中都是精組字，麗藏本亦為精組字，磧砂藏本與慧琳則改用莊組字「阻、側」作其反切上字，而現在北京話中「阻、側」正混讀作精組，有可能這兩個字在當時的西北方音中已經可讀入精組，所以用它們作精組字的反切上字。磧砂藏本與慧琳的改切如不是傳抄有誤，可以說正反映了其處在詞彙擴散的變與未變狀態中。

四、娘母與日母異切

詞	廣韻		玄應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糴	娘尤c	女救	女救	而救	20-50六度集經第四卷糴毒	娘尤c；日尤
釀	娘陽c	女亮	女亮	如亮	25-42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八卷醞釀	娘陽c；日陽c

日母高本漢擬作 $\eta\text{-}$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62-3) 認為，日母的 $^h\text{dz-}$ 讀音只出現於7世紀以後，周隋時代長安佛經翻譯還是用日母字「若」來對譯梵文的 $\tilde{n-}$ 。慧琳的一些娘母字用日母字作反切上字，說明慧琳方言中的日母還是 $\eta\text{-}$ ，所以才會產生與娘母 $\eta\text{-}$ 的混切現象。

12 《玄應音義》所載一些字的兩讀也反映了這一現象，如卷四釋《密跡金剛力士健》第一卷淳湏：「上音純，下竹用，都洞二反，乳汁四湏，今江南亦呼乳為湏也。」湏，竹用反，知母東韻；都洞反，端母鍾韻。

13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指出，「知組就像來母一樣，舌位在卷舌音和舌尖音之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8。

14 邵榮芬《古韻魚侯兩部在前漢時期的分合》一文，統計了《切韻》《廣韻》《博雅音》《晉書音義》幾種韻書的端知類隔和泥娘類隔數字，發現它們之間並沒有統計上的區別。〈《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982〉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指出「既然泥、娘兩母的類隔現象異端，知差不多，那麼泥、娘兩母也應該分作兩個不同的聲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50。

五、匣母與云母異切

詞	廣韻		麗藏	金藏	磧砂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疇	云脂b	榮美	胡軌		胡軌	于軌	4-35賢劫經第一卷痲疇	匣脂b；云脂b
祐	云尤c	于救	胡救		愛救		21-7稱讚淨土經加祐	匣尤c；云尤c
祐	云尤c	于救	胡救	胡救	于救	爰救	1-5大方等大集經第四卷良祐	匣尤c；云尤c
垣	云元a	雨元	宇煩		胡官	宇煩	17-22阿毗曇毗婆沙論第四十三卷觀垣	云元a；匣垣a

切韻時代云母歸匣，¹⁵ 後來云母在舌面介音的作用後逐漸變作舌面半元音，與以母合流。這個音變當發生在唐代，麗藏本《玄應音義》的反切存云母原貌。慧琳轉錄時將其由類隔切改為音和切，反映了其時云母已從匣母中分化出來。¹⁶

六、曉母與匣母異切

詞	廣韻		玄應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驕	曉陌d	霍號	呼覓	乎覓	4-39十住斷結經第五卷驕然	曉錫d；匣錫d

濁聲母在西北方音中可能已經開始清化，這從羅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中可看出一些跡象，這種清化首先發生在擦音。¹⁷ 慧琳用匣母「乎」作曉母字「驕」的反切上字，說明慧琳的方言中匣母字「乎」已讀作曉母。又如：

詞	廣韻		麗藏	雲公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熊	云東a	羽弓	胡弓	虛窮	2-19大般涅槃經第十六卷熊羆	匣東a；曉東a

麗藏本《玄應音義》的反切存云母原貌。慧琳轉錄的雲公所釋音切則用曉母字「虛」作反切上字，反映了其時濁聲母清化的現象。除了匣母外，其它濁聲母也有與此類似的清化現象。如：

詞	廣韻		麗藏	雲公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淑	禪屋d	殊六	時六	詩六	12-42生經第一卷淑女	禪屋d；書屋d

15 參邵榮芬《切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16 檢《玄應音義》卷七釋《佛說阿惟越致遮經》上卷戰頌中「疇」為「于軌反」，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一卷垣牆和卷二十二釋《瑜伽師地論》第三十三卷垣城之垣為「于煩反」，可見云母從匣母中分化在玄應撰音義時已露端倪。

17 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一文根據玄奘譯經的對音，也指出玄奘的方音中匣紐已消化。《語言研究》1983年第1期。

慧琳轉錄的雲公所釋音切用書母字「詩」作禪母字「淑」的反切上字，可見禪母已趨於清化。從慧琳轉錄《玄應音義》的異切中還可看到慧琳的改切往往清濁聲母混用，反映了慧琳撰音義時濁聲母清化的趨勢。¹⁸ 如：

詞	廣韻		玄應	慧琳	出處	聲擬異同比較
嵯	從歌	才何	昨何	作歌	3-19放光般若經第六卷嵯音	從歌；精歌
窘	群軫	渠殞	奇殞	君殞	20-21付法藏傳第四卷窘急	群軫；見軫
裨	幫支	府移	比移	毗移	16-10善見律第十四卷物裨	幫支；並支
俘	敷虞	芳無	妨虞	防膚	13-18佛大僧大經俘取	敷虞；奉虞
傳	知線	知戀	陟戀	直戀	7-15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第二卷亨傳	知線；澄線

七、船母與禪母異切

詞	廣韻		麗藏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乘	船蒸	食陵	實證	承證	3-2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四十卷百乘	船蒸c；禪蒸c
謚	船脂	神至	神至	時至	13-50佛大僧大經謚比	船脂c；禪脂c

乘，《廣韻》有二切，一為食陵切，一為實證切，皆船母蒸韻，與玄應所釋同，慧琳改為「承證反」，禪母蒸韻。謚，《廣韻》亦有二切，一為神至切，船母脂韻；一為伊昔切，影母昔韻。其中神至切一讀與玄應所釋同，慧琳改為「時至反」，禪母脂韻。

在《切韻》時代，禪為塞擦音，船母為擦音。¹⁹ 禪母的仄聲後來變作擦音，平聲保持塞擦音，祇是止攝的「時」等讀擦音。船母平聲基本還讀擦音，但是「唇、乘、船、承」等字讀作塞擦音。²⁰ 上例中慧琳反切上字的改變大體上反映了禪船讀音的變化。如「謚」玄應本來用「神」作反切上字，它在慧琳的方言中可能與「唇」等字一樣讀作塞擦音了，而「謚」則按仄聲的變化讀作擦音。禪母字「時」已經變作擦音，於是慧琳就把「謚」的反切上字改作「時」。玄應用禪母字「責」作「乘」的反切上字，慧琳方言中「責」已讀作擦音，而「乘」則讀作塞擦音。因船母字的「承」也已讀作塞擦音，於是慧琳把反切上字改作「承」字。玄應和慧琳所釋音切反映了船、禪混用在詞彙擴散中由未變到已變的過程，即玄應

18 周祖謨《唐五代的北方語音》一文也說到唐代的北方音濁聲母有清音化的傾向。周祖謨《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22。

19 見陸志韋《古音說略》，《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邵榮芬《切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20 船、禪在《中原音韻》的支思韻和魚模韻的iu類韻中全部變作擦音，所以「時、殊」讀擦音是規則的變化。船、禪在《中原音韻》先天韻和真文韻的合口平聲字中全變作塞擦音，所以「船、唇」讀塞擦音也是規則的。在《中原音韻》中，「韶」與「朝、暈」選為同一個小韻，可見當時還讀塞擦音，擦音是後來的變化。

所釋音切尚處於船、禪詞彙擴散的未混用狀態，慧琳的改切則反映了詞彙擴散的已混用狀態。

八、影母與以母異切

詞	廣韻		麗藏	磧砂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印	影真 _c	於刃	冶真 ²¹	冶真 ²²	因胤	7-68岱真陀羅所問經印駐	以真 _c ；影真 _c
閱	以薛 _d	弋雪	餘說	餘說	飲說	24-31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二十三卷披閱	以薛 _d ；影薛 _d
喻	以虞 _c	羊戌	央句	央句	央句	卷二十二釋瑜伽師地論第三十九卷	以虞 _c ；影虞 _c

在北方官話中，以母與影母都變作零聲母，上表中影母字「印」用以母字作反切上字，以母字「喻」和「閱」用影母字作反切上字，反映了這兩種聲母已有合流的趨勢。

九、止攝各韻合流

下面例子中慧琳對玄應反切下字的改動，說明慧琳時代的支、脂、之已經合流。

詞	玄應	慧琳	出處
梨	力私(脂)	力移(支)	3-29光讚般若經第五卷梨穢
矢	尸旨(脂)	尸止(之)	18-37分別功德論第一卷弓矢
繩	書支(支)	書之(之)	20-47陀羅尼雜集經第五卷繩離
菱	私佳(脂)	私規(支)	16-16薩婆多毗尼毗婆沙第六卷胡菱
綏	斯佳(脂)	恤隨(支)	12-40雜寶藏經第七卷綏化
咒	徐里(之)	徐姊(脂)	17-27出曜論第五卷虎咒
欬	丘吏(之)	丘既(微)	19-44《佛本行集經》第四十四卷氣瘵

十、流攝尤韻與遇攝虞韻異切

詞	廣韻		玄應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阜	奉尤 _b	房久	扶有	扶武	13-56大愛道般泥洹經阜恩	奉尤 _b ；奉虞 _b
蛛	群尤 _a	巨鳩	求洩	求俱	9-14大智度論第十八卷蚊蜂	群尤 _a ；群虞 _a

流攝尤韻的「阜」、「蛛」，玄應所音與《廣韻》同，慧琳則改為遇攝虞韻。考《慧琳音義》卷一釋《大唐三藏聖教序》覆載說：「上敷務反，見《韻英》；秦音也。諸字書音為敷救

21 冶真，原作「治具」。

22 冶真，原作「治具」。

反，吳楚之音也。」據此可知，慧琳改尤韻為虞韻反映了其時吳楚音與秦音之別。根據高本漢的《方言字彙》，西北的幾個方言把《廣韻》尤、侯韻唇音字和虞、模韻唇音字的韻母都讀作 -u，周法高先生《玄應反切考》指出，在慧琳時，尤侯韻唇音已經由 iəu、əu 變到 iu、u，這和虞、模韻唇音字的讀法相同，正如現代的西北方言一樣。²³ 尤韻讀為虞韻在唐人筆記中也有記載。如《封氏聞見記》卷八：「古謂『州』為『朱』。」據《廣韻》，州為職流切，章母尤韻；朱為章俱切，章母虞韻。又《匡謬正俗》卷三：「丘之與區，今讀則異，然尋案古語，其聲亦同。今江淮田野之人，猶謂丘為區。」丘為尤韻，區為虞韻。²⁴

十一、仙韻重紐三等讀入元韻

詞	廣韻	玄應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諺	疑仙c 魚變	宜箭	言建	5-48成具光明定意經真諺	疑仙c；疑元c

玄應所釋「諺」為仙韻重紐三等字，《慧琳音義》卷三十四轉錄改用元韻字「建」作其反切下字。慧琳的改切反映了唐代關中方言中仙韻重紐三等讀入元韻的現象。²⁵ 黃淬伯先生《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已指出唐代關中方言的仙韻重紐三等字一律併入元韻，仙韻重紐四等字則併入先韻。黃先生所說的仙韻重紐四等字併入先韻在《玄應音義》的異切中也有反映。如：

詞	廣韻	麗藏	磧砂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騙	滂仙c 匹戰	疋扇	疋肩	22-15瑜伽師地論第三十三卷騙騎	滂仙c；滂先a
唁	疑仙c 魚變	宜箭	宜前	13-54佛般泥洹經下卷吊唁	疑仙c；疑先a

23 參周法高《玄應反切考》。周法高認為《韻英》的音代表當時的關中音（秦音），這和慧琳所根據的實際語言相同或相近，所以慧琳時常引用它來糾正《切韻》的音，他在比較了《切韻》、玄應音和慧琳音的異同後，指出「《慧琳音義》已經標明根據『秦音』，它和《切韻》、玄應音的差別祇是時代的關係（《切韻》601年，玄應音義約650年，《慧琳音義》約850年）。它指斥《切韻》是『吳音』的地方。如尤、侯韻的唇音，祇是一種語音上的變遷。至於韻部的合併，我們可以說，一部分由於語音的變遷，一部分由於審音標準寬嚴的不同」。據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所載「唐代各家韻書逸文輯錄」，麻杲《切韻》裡「母」音美詰反，《法華經》釋文指出古《切韻》用吳音作莫厚反，與陸法言《切韻》歸韻不同，這與元廷堅的《韻英》是相同的。（中華書局1983年966頁）《慧琳音義》多取《韻英》音，其卷四「茂盛」條說：「上美侯反，吳楚之音也，《韻英》音模布反。」「茂」即「母」字去聲。《切韻》歸侯韻去聲候韻，《韻英》則歸入模韻去聲暮韻。《慧琳音義》卷六十「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二十八「聳茂」條「茂」亦音「暮」。又卷三十八「拇指」條說：「上莫補反，《古今正字》云：『足大指也。』」「拇」與「母」是同音字，「莫補反」與「美詰反」相同，《切韻》「母」、「拇」都歸侯韻上聲厚韻，慧琳則歸入模韻上聲姥韻。據此可知《切韻》侯韻系的唇音字《韻英》歸入模韻系，而麻杲《切韻》與《韻英》正相同，由《慧琳音義》的注音可知「這兩種書應是根據唐代北方音來作的」。（參周祖謨《切韻與吳音》，載《問學集》，中華書局1966年479-480頁）

24 周祖謨《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一文也論及在敦煌曲子詞裡尤韻「浮」已有跟遇攝字相協的例子，如《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願」一首「浮」與「枯」押韻。周祖謨：《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200頁。

25 黃淬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9。

《玄應音義》的反切中也有仙先混切二例，王力先生《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考》據以認為仙先混用。周法高先生《玄應反切再論》指出王力先生所舉的「編：卑綿」，《廣韻》先、仙韻兩收，認為仙先混用極少，不應合併。考敦煌字書《俗務要名林》中所注反切仙先也不分，如：線，私見反，煎則見反，濺，津見反等。²⁶由《玄應音義》麗藏和磧砂藏本異切的仙先混用和《慧琳音義》中仙韻重紐四等併入先韻，可知其時仙、先正處在詞彙擴散的未變至已變的狀態。王力先生從其詞彙擴散的已變著眼認為仙先混用，周法高先生則從其詞彙擴散的未變著眼認為不應合併。兩位先生根據同一語科系應所音反切，撰成《玄應音義》反切者，而得出的結論並不一致，除了所據文本有訛誤和不誤之別外，這或許也可以說是原因之一。²⁷

十二、真韻重紐等讀入文韻

詞	廣韻	玄應	慧琳	出處	聲韻異同比較
僅	群真c	渠遴	渠鎮	1-8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八卷僅半	群真c；群欣c

玄應所釋「僅」為真韻重紐三等字，《慧琳音義》卷二十轉錄改用文韻字「隱」作其反切下字。慧琳的改切反映了唐代關中方言中真韻重紐三等讀入文韻的現象。

十三、止攝支、脂與蟹攝齊韻合流

麗藏本《玄應音義》卷一釋大方等大集經第二十卷觜星之觜：「子系反。」磧砂藏本為「子移反」，金藏本為「子累反」，《慧琳音義》卷十七轉錄增改為：「子移反，吳音。醉唯反，秦音也。參星頭上三小星也。」茲列表如下：

詞	廣韻	聲韻	麗藏	磧砂	金藏	慧琳	聲韻異同比較
觜	即移、 姊規、 即委	精支	子系 (精齊)	子移 (精支)	子累 (精支)	秦音醉唯反 (精脂)	1-6大方等大集 經第二十一卷觜星

按：觜，《廣韻》有即移切、姊規切和即委切三切，皆為精母支韻。磧砂藏本所載「子移反」與金藏本所載「子累反」即《廣韻》「即移切」，麗藏本所載「子系反」為精母齊韻，磧砂藏、金藏與麗藏本之異為齊、支混切。慧琳所釋秦音醉唯反為精母脂韻。支、脂、齊上古同為脂部，主元音相近。據《玄應音義》各本和慧琳所釋，其時齊、之、脂已合流。

26 周祖謨：《唐五代的北方語音》，載《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210。

27 又如王力僅據：「瞞：普麼」一例而認為韻宵混切，周法高則根據玄應所說「鞘」，江南音嘯，關中音笑，認為足證玄應嘯、笑二音有別。

十四、濁上歸去

詞	玄應	慧琳	出處
怙	胡古(上)	胡故(去)	24-37阿毗達磨俱舍論第二十九卷依怙
誕	達坦(上)	達旦(去)	22-18瑜伽師地論第六十七卷傲誕

《玄應音義》各本異切中調類的異切有20多個，值得注意的是在慧琳時代，全濁上開始了變去的音變，上兩字在玄應中的反切下字是上聲字「古、坦」，在《慧琳音義》中都改為去聲字「故、旦」，反映了全濁上聲歸去聲的趨勢。又如《慧琳音義》卷六十三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攝》第一卷中百鈐之鈐：「下寒旦反，讀與旱同。」慧琳的反切下字用去聲字「旦」，但是讀若卻用上聲字「旱」，這說明全濁字「旱」已經讀作去聲。

不過，這個音變還在進行中，有些全濁上聲字還沒有變為去聲，所以《慧琳音義》常特意注明。如：

消殄：「下田濱反。俗字也。上聲呼。」(卷二十九釋《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

當紹：「韶繞反。上聲字。」(卷二十九釋《金光明經》第五卷)

牙頤：「下含感反。上聲字。」(卷三十五釋《一字頂輪王經》第一卷)

噉蒜：「上談敢反。上聲字也。」(卷六十三釋《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戒經》)

這些上聲字共同特點在於都是全濁上聲字。《慧琳音義》還對全濁去聲字加以注釋，如：

藻韻：「下回罪反。《韻英》云：畫也，彩色明也。上聲字，亦去聲也。」(卷三十六釋《大毘盧遮那經》第一卷)

這個例子說明，「續」正處在詞彙擴散的過程中，因而形成上去兩個異讀。²⁸

慧琳與玄應的異切中有一些可能反映了當時南北通語語音上的細微差別。如《玄應音義》卷十四釋《四分律》第十一卷「毀咎」之「咎」，「子爾反」。又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一卷毀咎、卷二十二釋《瑜伽師地論》第一卷呵咎、卷二十三釋《對法論》第十二卷毀咎和卷二十四釋《阿毗達磨俱舍論》第十六卷毀咎皆同。玄應五釋「咎」皆音「子爾反」。然檢《慧琳音義》卷五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百五十二卷「咎毀」之「咎」：「上茲此反，吳音子尔反。鄭玄注《禮記》曰，口毀曰咎。《說文》云：咎，呵也，從口此聲也。」玄應與慧琳所釋

28 黃淬伯《唐代關中方言音系》指出「慧琳反切，有上去兩調為讀的又音，但一字數切，上、去兩調下字混用的現象則常見，濁上變去，是漢語北方話音系發展的趨勢，慧琳反切表明了這一變化動向。」(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39。王士元《語言演變的雙向擴散》一文在論述互競聲調系統的文獻證據時，所作注釋據沼本克明《平安鎌倉時代的漢字音研究》(武藏野書院1982年版)的統計數據指出：「從慧琳的所注的反切也可以看出濁上變去的開端，309個全濁上聲字中有239個字仍讀上聲，9個字讀平聲，61個字上去聲兩讀，表示上去兩聲的合流已經開始。」載《語言的探索》，(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14。

此字異切的音韻地位如下表：

詞	廣韻	聲韻	呼	等	調	玄應	慧琳	出處
些	將此	精支	開	三	上	子爾	子尔 茲此	《玄應音義》卷十四《四分律》第十一卷 毀些；《慧琳音義》卷五釋《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第四百五十二卷些毀

按：些，《廣韻》將此切，精母支韻，與玄應所釋同。在《切韻》系統中，「茲」、「子」皆為精母，「此」、「爾」同為止攝開口三等紙韻，兩音相同，慧琳在注音時則特地指出「些」的吳音讀法不同，《慧琳音義》的記載反映了其時「些」有兩種讀音。「些」的茲此反與吳音子尔反的區別，似有兩種可能：

其一，據《廣韻》，茲有胡涓、疾之、子之三切，慧琳所說「些」的「茲此反」似與其「疾之切」（從母）有關，「茲此反」與「子尔反」之別為清濁交替。據陸志韋先生統計，濁輔音聲母不僅跟清輔音聲母諧聲，甚至比跟濁輔音聲母自身之間的諧聲還要廣泛。²⁹「茲此反」與「子尔反」可能是上古漢表示形態關係的一種殘餘。

其二，子尔反之「尔」又寫作「尔」，「尔」寫作「尔」乃手寫之變。³⁰《說文》：「尔，詞之必然也。」「尔」與「尔」本為二字，《說文》，「爾，麗爾，猶靡麗也。從尔聲。」尔、爾，《廣韻》皆為日母支韻，讀音相同，古書混用不分，所以後來往往把「尔」視為「爾」的異體或簡體。³¹「尔」又為第二人稱代詞，後又寫作「你」，³²《廣韻》為泥母止韻。慧琳所說「些」的「茲此反」與「吳音子尔反」之別可能為吳音的反切下字是「你」之借字。考《玄應音義》卷十四釋《四分律》第四十二卷中「於尔」之「尔」云：「今作爾，同。而是反。《詩》云：『百爾君子。』箋云：『爾，汝也。』或作你，奴應反，你我也。」³³據《玄應音義》所載，「你」為「奴履反」，在脂韻，而《集韻》「你」為「乃里切」，在止韻。因而，慧琳所說「些」的吳音子尔反之「尔」似為之韻或脂韻，故與茲此反之「此」的紙韻有別。《詩經》中「尔」及從「尔」得聲之字可

29 據陸志韋統計，匣母跟見母一等（即陸先生所說的「古」類）的諧聲次數為258次，而跟匣母自身（即「胡」類）諧聲祇有198次，群母跟見母三等（即「居」類）的諧聲次數為182次，而跟群母自身（即「渠」類）諧聲的次數祇有182次。《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28。

30 《干祿字書》：「尔、尔，上通下正。」

31 伯2014五代本《切韻》上聲紙韻：「爾，兒氏反，爾汝。亦作尔。」又故宮舊藏王仁昫《刊韻補缺切韻》：「爾，兒氏反，亦作尔、尔。」

32 一般認為，第二人稱代詞「你」源自於「爾」。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指出：「第二身代詞你就是古代的爾。」（上海：學林出版社，1985年）頁3。

33 你，又寫作爾，《廣韻》泥母齊韻。《玄應音義》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三十九卷中彌瞿云：「又作你，同。女履反。爾猶汝也。謂爾汝如來姓氏也。」考敦煌遺書 S23 號所載玄應音義亦同。《大般涅槃經》為曇無讖譯於北涼玄始十年（421），其時可能口語中已出現了讀「你」音的第二人稱代詞，而書面中尚無具體的字來表示，古時娘日歸泥，支齊之音近，於是借與「你」讀音相近也從「爾」得聲的「爾」來表示，支、齊上古同為歌部，一為三等，一為四等。

與脂部押韻，之、脂同為之部，慧琳所說茲此反與子余反之別或在於之、支之分。³⁴

姚永銘先生《慧琳音義與切韻研究》一文據慧琳所說「𦵏」有茲此反與吳音子余反之別，認為「從《切韻》的角度來說，如果它採用更細密的分韻，將使韻類變得更趨複雜。這是否也從某程度上說明《切韻》音系絕非單一音系，而更有可能是一個綜合音系。」³⁵實際上「𦵏」在《切韻》中讀音與《慧琳音義》中讀音的區別恰好透露出《切韻》不可能是一個綜合音系，而祇能是一種反映當時讀書音的語音體系。《慧琳音義》大致反映了當時語音的實際變化，注意到秦音與吳音的區別，而《切韻》則是對當時讀書音的論定。誠如潘悟雲先生《漢語歷史音韻學》一書所指出：「由於書音是靠家傳師授留傳下來的，各家傳授的當然不會完全一樣，《切韻》與《經典釋文》、《玉篇》的細微區別就是這個原因。開皇初，在陸法言家中論韻的蕭、顏等八人，正因為各人的書音讀法也不甚相同，所以要經過討論。不過相差肯定不是很大，所以稍經討論，『向來論難，疑慮悉盡』，於是『我輩數人定則定矣』，討論結果由陸法言『隨口記之』。如果綜合古今南北讀音，當然不會是一朝一夕就能論定的。」³⁶

關於《切韻》一書的性質，如果僅從其具體內容加以考證，似很難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陳實恪先生所撰《從史實論切韻》³⁷和日本學者平田昌司所撰《切韻與唐代功令》³⁸二文或許能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於「山窮水盡疑無路」中另闢「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蹊徑。日本學者尾崎雄二郎《中國語音韻史的研究》曾認為《切韻》「無非就是『為文格式，屬文工具』」，³⁹平田昌司則進一步強調指出《切韻》「就是一部五言詩韻範」，認為這可「從唐代經史書音得到旁證。例如顏師古《漢書注》(641年)和《匡謬正俗》，孔穎達《五經正義》(653年)、李善《文選注》(658年)、張守節《史記正義》(736年)、司馬貞《史記索隱》(713-741年)等，都不提及《切韻》，僅引李登《聲類》、呂靜《韻集》，這事實很值得注意。當時在《聲類》《韻集》(加注釋義，與經史訓詁相配)和《切韻》(押韻典範，與詩賦創作相配)之間，存在一種分工狀態。」平田昌司的說法值得重視，據我們考察，《玄應音義》亦未提及《切韻》。又據陸法言自序稱，其時「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涉重濁；棄隴則去聲為入，

34 從「爾」諸聲的字有「彌」，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一書指出：「『彌』明母，『彌』泥母，同一個『彌』字讀綿婢切又讀奴禮切。可見『爾』的上古讀音應是 m·ljel' > m·njet' > nje。」(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317；金理新《上古漢語音系》一書認為「爾」字有「靡麗」義，藏語 g-je-r-ba 亦為「漂亮、華麗」義，「爾」的上古音為 mjer 又從余得聲之「茶」有泥屑、日薛、泥帖三切，似亦透露「爾」與「此」所屬韻部有細微的區別之處。(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頁306，又鄭張尚芳先生賜告，譬、「此/𠂔」皆讀齊韻，亦表明慧琳所說「𦵏」的吳音子余反與通語音茲此反有細微區別。

35 姚永銘：《慧琳音義與切韻研究》，《語言研究》2000年第1期。

36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7 陳實恪：《從史實論切韻》，《嶺南學報》1949年第3卷第2期。

38 平田昌司：《切韻與唐代功令》，《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2年)，頁330。

39 尾崎雄二郎：《中國語音韻史的研究》(東京：創文社，1980年)頁143-161。

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因此我們似可推論《切韻》是為便於人們賦詩和正音而編的審音辨韻的工具書，旨在由「廣文路」而「賞知音」，其審音標準應是當時金陵、洛陽讀書音系統。《切韻》音系就其發體而言是力圖反映東晉前洛下書生詠的通語書音的單一音系，而其從分不從合則是綜合了南染吳越的南方通語和北雜夷虜的北方通語。《玄應音義》中的南北之別和《慧琳音義》中的吳音與秦音之別實際上也就是南染吳越的南方通語和北雜夷虜的北方通語之別。開皇初，在陸法言家中論韻的蕭、顏等八人試圖論定南北通語共同的祖傳讀書音，即東晉前洛下書生詠的通語讀書音，然而時移世異，洛下書生詠通語讀書音演變至隋末已如《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說「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演變為南北兩派。正由於其為同一音系，皆源自祖傳的洛下讀書音，故陸法言輩數人能於酒闌飯飽之餘，乘興就其時通語讀音的南北之異從分不從合「定則定矣」。因而，如果說《切韻》有綜合的成分，那麼其所綜合的也是源自同一單一音系的南北通語讀書音，也就是說實際上其祇能是一個當時讀書音的綜合音系，而不是古今南北方音的綜合音系。

【本文屬專著類】